

到哪儿了

□李清云

回家，多么温暖的一个词语，像母亲的呼唤，只有远离家的人才能听见。

“到哪儿了？”母亲一遍又一遍打来电话。早晨八点从青州出发回高密，午后一点了，我和爱人还在安丘的地界上，车子正陷在雨后的泥坑里一时出不来。这是2009年我回娘家路上的一次经历，那是我到青州的第十个年头。

我老家在高密市西南，距离高密城区约30公里，与诸城市、安丘市搭界。刚到青州那年，我在邵庄镇山区工作，回娘家时要早早到村头等汽车，坐着汽车去火车站。等到绿皮火车终于“咣当咣当”地来了，大家必须跑着、挤着，蜂拥而上。绿皮车速度慢，停靠次数多，每次都要花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高密火车站。下了火车再去坐汽车，汽车出了站要在高密城里转悠半天，直到车里人满为患才出发。等到下了汽车，距离我家还有两三里路。每每回到家时，母亲已经开始张罗这一天的晚饭了。

为避开这种消耗，我会选择长途汽车。有一趟大客车从淄博出发，途经青州、安丘、高密，经过我们村所在的乡镇。可是问题又来了，客车随时上下人，走走停停，我晕车晕得厉害。后来有了儿子，他也晕车，小脸蜡黄，叫人心疼。经过三个县市交界路段，坑多、洼多，车子左摇右晃，弄得晕车的人像生了一场难熬的病，于是我常常下定决心，再也不坐长途汽车。可是下次再坐火车兜兜转转精疲力尽时，又下定决心再也不坐火车了。回家的路，总是很长很长！

回家，多么潮湿的一个词语，每每被思念打湿了心扉，每每又有苦恼相伴相随。

2009年，我们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第一辆私家车，从此再也不用为坐长途汽车或坐火车纠结了，从此我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地栖落在故乡的枝头。可是私家车没有翅膀，路上层出不穷的状况还是给我们带来了烦恼。这一年的暑假，我们第一次开车回高密。前天夜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，经过安丘市时遇上一段省道正在维修，我们便绕进了一条村道，道路两边是大片玉米青纱帐，路面坑洼不平，越来越难走，结果陷在一个泥坑里，车轮原地打转，车子纹丝不动。

“到哪儿了？”母亲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。大夏天的，大中午的，漫漫青纱帐，路上没有一个人。爱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埋怨这该死的道路。突然间他生出一个主意，让我去弄些玉米秸秆。我虽觉得不妥，可是看看眼前这情况，想想母亲的担忧，也只好去了。我弄来玉米秸秆垫在车前轮处，爱人发动车子猛踩油门，果然起了作用。就在我们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，玉米地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，扛着铁锹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们是哪里人，怎么能糟蹋我家的庄稼呢？不赔钱就别想走！”虽是不得已，可折了人家的庄稼是真的。那人拿着铁锹喊叫着，把我爱人刚刚平复的情绪又给激怒了，他俩互不相让。我赶紧劝说，好说歹说，给了那人十几块钱，他总算离开了。

“到哪儿了？”母亲的电话最后一次打来时已是午后一点半了，我们饥肠辘辘，父母牵肠挂肚。数一数有多少回家的日子，就有多少难忘的经历，那些纵横交错的道路，编织成密密麻麻的记忆，刻在我颠簸的、辛苦的、难忘的、期盼的回家之路上。

困难的日子总是难捱，幸福的时光总是匆匆。从买回第一辆私家车到拥有第二辆私家车，转眼又是十年，忽然间意识到，近几年走省道路过三县交界时的那些坑坑洼洼消失了。多少年来，每每经过，每每牢骚，既盼着快些到这儿，又怕经过这儿，这儿早已成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不知不觉中，省道平坦了、宽阔了，多条高速公路通车了。如果出发得早，我们就走省道回家，沿途吃早餐，下车看风景；要是出发得晚，我们就会在高速上行驶一段，快捷又安全，觉得高速不再那么遥远，不再让人望而生畏。

不知不觉中，D字头、T字头、K字头的火车经过青州市、高密市小站，穿行、停靠，那么漂亮、那么安静，我再也不用眼巴巴地望着时间走得那么缓慢，再也不用跑着去抢座，再也不用挤着上火车。

回家路上，省道破损的路面少了，维修的路障少了；高速路在节假日里免费了；三县交界的“三不管”地带一马平川了；村前的那道沟坎不知何时填平了，我们竟然只用两个多小时就能到家了。时光荏苒，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，我这个普通人用二十年的回家之路见证了身边交通条件的改善。村庄、城镇、高楼、旷野、绿树、阳光，一切的一切正从车窗外飞过，我的心中四通八达。

母亲的听力

□肖刚

母亲的耳朵聋得越来越厉害了！跟她说话，要靠到跟前去，还得使劲喊。饶是如此，有时还是听不真切。

母亲年轻时，可是有着一副落针可闻的好耳朵！襁褓中的婴儿睡觉，稍有动静，别人没有听到，母亲就听到了；晚上下雨，院子里晾着衣物或粮食，别人没有听到，也是母亲先听到了；我们放学，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唱起曲儿，别人没有听到，还是母亲先听到了！你看，母亲的耳朵灵吧。

母亲的耳朵不光是她自己的耳朵，还是我们全家人的耳朵。母亲听鸡打鸣的声音，叫我们起床上学，喊父亲出门上工；母亲听远处营房的熄灯号，催促我们脱衣上床睡觉；母亲听天热天冷的预告，为我们备下单衣、棉衣；母亲听布谷鸟报春、庄稼拔节、麦子开镰、玉米秋收的声音；母亲听院外的叫卖声，货郎的拨浪鼓声，卖豆腐的梆子声，亲人的脚步声……这一切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声音，母亲都一一听进了她的耳朵里，放进了她的心里。

我们对母亲的耳朵无比信赖，慢慢地又从信赖变成依赖，再从依赖到习以为常，我们从未想过有一天母亲的耳朵会聋，而且会聋得如此厉害。

母亲真的是聋得越来越厉害了。记得一次急雨过后，她跟人家说：“这两年真反常啊，咋也听不到

打雷了！”有知道她聋的人看着她，忽然就笑起来，她也跟着笑，觉得莫名其妙，后来才明白不是雷神偷懒，而是她自己的耳朵偷懒了。每每说起此事，母亲自己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聋了也不错啊，操心的事就少了。”但我从她的神情里看到了一丝无奈和落寞。

母亲喜欢同隔壁的郝婶坐在一起拉呱。母亲说：“今天的天气好啊！”郝婶道：“我早上吃的馒头。”母亲又说：“孩子们都上班去了？”郝婶就说：“我的腿又疼了！”……我听着笑，两人看看我，也笑。笑完了，又开始说，像是两台老式收音机滋滋啦啦且断断续续。

郝婶更聋，聋得比母亲还早，两个人前言不搭后语，说着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，却热络得像是知己，我有些心酸却又觉得高兴。两人失去了听的功能，却还有说的能力，她们共同的心思不就是让这无聊的岁月慢慢地从身边流走吗？

有一次，母亲病了，正巧妹妹也病了，我怕母亲担心，只小声地告诉父亲：“英子病了，过几天才能来。”不想躺在床上的母亲呼地一下坐了起来，急切地望着我：“你说英子病了？要不要紧，厉不厉害？”我愣了下，有些惊异地望着母亲，隔着那么远的距离，声音又那么小，她怎么会听得这么真切？后来，又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，我才慢慢明白，有些字眼如针尖一样让母亲敏感，稍一触碰，她便会立生感觉。原来，再聋的母亲也有一根敏感的神经牵挂着自己的亲人啊。

父亲养荷

□余平

父亲是农民，在老家有半亩方塘，养养鱼、种种荷花，也能增加些收入。进城后的父亲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，每天早早起床后就直奔菜市场，他以乡下人特有的眼光挑菜，总能买到物美价廉的。父亲不适应城里关门闭户的日子，很怀念农家生活。

父亲看到家里的阳台很大，突发奇想，准备在阳台上种荷花，我笑着说：“只要您觉得有趣，种什么都行。”父亲买来莲子，外壳密实，浸种前必须人工破口，父亲把莲子有凹点的端部磨平，然后用小钳子夹破，看到露出胚芽后，便将莲子放入清水盆中浸泡，每天换水一次。夏季水温适合莲子发芽，一周内莲子出芽，父亲将装莲子的盆放在阳台加强光照，两周后莲子便长出细根和几片嫩叶，荷叶悄然舒展，稚嫩而乖巧。待叶如铜钱状，根系形成，便可以定植了。

荷叶叶大，种荷不能用普通的花盆，必须大容量。父亲用一个口径一米、高八十厘米的老水缸种荷。这个水缸比我的年龄还大，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家家户户都有那种。

种荷要求腐殖质丰富的肥沃土，通常为湖塘

泥。哪里去挖？父亲在城里转了好几天，每次都失望而归，他喃喃地说：“还是我们乡下好，湖塘泥想要多少有多少。”恰好一位老家的亲戚打电话说要进城看望父亲，父亲高兴地说：“你什么吃的都别带，就给我带一袋子湖塘泥。”没过两天，亲戚便带来了老家的湖塘泥，父亲很高兴。他将湖塘泥放入水缸中，小心翼翼地将荷的须根摁入泥中，然后加适量水。天气渐热，父亲逐渐加高水深，至立叶长出后，随着叶柄的伸长，父亲逐渐将水加满。

夏日阳台上养荷一怕滋生蚊虫，二惧水质变质，父亲买来几尾小锦鲤放在缸中与荷共养，小鱼以浮游生物为食，可清洁水质。清水碧叶间，锦鲤摇曳身姿，悠然嬉戏，真如同一幅诗意盎然的画卷。父亲还在水缸中摆了假山、小桥等人工景致，极富雅趣。

有天夜里下了整夜的雨，到了清晨雨变小了。我下夜班回家，一进门就闻到阵阵悠然的清香，原来是父亲的荷花开了。我去阳台仔细端详，看那荷叶满缸，清波翠盖，细观荷茎似翠绿玉柱，亭亭玉立，再看那刚开的荷花粉红粉红，娇小玲珑，芙蓉遮羞，轻轻柔柔立于清波之上。我宛如置身于荷塘之畔，贪婪地享受着足不出户的赏荷之乐。父亲轻声说：“孩子，你该睡觉了。”我这才回到卧室躺下，在梦里我又闻到了幽幽的花香，睁开眼发现父亲已经把阳台上的“荷塘”挪进了我的卧室。